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此處并難著誠字或妄焉亦不容說妄者真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微者也道心惟微妄卽依焉依真而立卽托真而行官骸性命之地猶是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人非人之間不可方物強名之曰妄有妄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識妄名理妄言說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一切妄也則亦謂之妄人已矣妄者亡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生一死真妄乃見是故君子欲辨之早也一念未起之

先生死關頭最爲喫緊於此合下清楚則一真旣立羣妄皆消卽妄求真無妄非真以心還心以聰明還耳目以恭重還四體以道德性命還其固然以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還宇宙而吾乃儼然人還其人自此一了百當日用間更有何事通身仍得個靜氣而已。○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著益增洩漏遂受之以欺欺與慊對言虧欠也大學首嚴自欺自欺猶云虧心心體本是圓滿忽有物以撓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提江河可決故君子慎獨之

功只向本心呈露時隨處體認去便得全體熒然與
天地合德何慊如之慊則誠閒居之小人揜不善而
著善亦儘見苦心雖敗缺盡彰自供已確誠則從此
便誠僞則從此滋僞凜乎凜乎復云不遠何祇於悔
○自欺受病已是出人人獸關頭更不加慎獨之功
轉入人僞自此卽見君子亦不復有厭然情狀一味
挾智任術色取仁而行違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爲
鄉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
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爲王莽之謙

恭馮道之廉謹弑父與君皆繇此出故欺與僞雖相
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不可一律論近世士大夫受
病皆坐一僞字後人呼之曰假道學求其止犯欺者
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劉器之學立誠自不妄語始
至七年乃成然則從前語亦妄不語亦妄卽七年以
後猶有不可問者不觀程伯子喜獵之說乎自非妄
根一路火盡烟消安能并却喉子默默地不動一塵
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如洪鐘大扣大鳴是爲適還本
分此中仍是不出來也如同是一語多溢一字輕一

字都是妄故云戲言出於思七年之功談何容易不
妄語方不妄動凡口中道不出者足下自移不去故
君子之學置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戒欺
求慊之功於斯爲要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嗚呼善不善之辨微矣
哉。心者凡聖之合也而終不能無真妄之殊則或
存或亡之辨耳存則聖亡則狂故曰克念作聖妄念
作狂後儒喜言心學每淡求一步遂有識心之說又

曰人須自識其真心或駁之曰心能自識誰爲識之者余謂心自能識而真處不易識真妄雜操處尤不易識正須操而存之耳所云存久自明是也若存外求識當其識時而心已亡矣故識不待求反之卽是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人自放之耳乃夫子則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須知此心原自存操則存又何曾加存得些子存無可存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至此方見此心之不易存所以孟子又言養心知存養之說者可與識心矣

良心之放也亦斷知所以求之矣初求之事成之交而得營構心其爲營與構日不知凡幾繼求之成感之際而得緣著心其爲緣與著日不知凡幾又求之念慮之隱而得起滅心其爲起與滅日不知凡幾又進求之靈覺之地而得通塞心其通與塞日不知凡幾又求之虛空之元漠而得欣厭心欣與厭又日不知凡幾以是五者徵心了不可得吾將縱求之天地萬物而得心體焉其惟天理二字乎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吾安得操功自然者而

與之語心學也哉。○甚矣事心之難也。閒嘗求之一
覺之頃而得湛然之道心焉。然未可爲據也。俄而恍
忽焉。俄而紛紜焉。俄而雜揉焉。向之湛然覺者有時
而迷矣。請以覺覺之。於是有喚醒法。朱子所謂略綽
提撕是也。然已不勝其勞矣。必也求之本覺乎。本覺
之覺無所緣而覺無所起而自覺。要之不離獨位者
近是故曰閤然而日章。閤則通微通微則達性。性則
誠誠則真真則常。故君子慎獨繇知覺有心之名。心
本不諱言覺。但一忌莽蕩一忌僮僮僮僮則無體莽

蕩則無用斯二者皆求覺於覺而未嘗好學以誠之
容有或失之似者仍歸之不覺而已學以明理而去
其蔽則體物不遺物各付物物得所有何二者之
病故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賊○古人只言個學字
又與思互言又與問並言又兼辨與行則曰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學者如此下工夫儘見精實徹內徹外
無一毫滲漏陽明子云學便是行未有學而不行者
如學書必須把筆伸紙學射必須操弓挾矢篤行之
只是行之不已耳且知五者總是一個工夫然所謂

學書學射亦不是恁地便了書云學於古訓乃有獲
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爲程以前言往行爲則
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者斯篤乃臻覺地焉世未
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焉而不
覺則問問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
不覺則行凡以求覺斯理也。形而下者謂之氣形
而上者謂之性故曰性卽氣氣卽性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學者姑就形下處討個主宰則形上之理卽此
而在孟夫子特鄭重言之曰善養浩然之氣是也然

其工夫實從知言來知言知之至者也知至則心有
所主而志常足以帥氣故道義配焉今之爲暴氣者
種種蹶趨之狀還中於心爲妄念爲朋思爲任情爲
多慾總緣神明無主如御馬者失其嚙轡馳驟四出
非馬之罪也御馬者之罪也天道卽積氣耳而樞紐
之地乃在北辰故其運爲一元之妙五行順布無愆
陽伏陰以干之向微天樞不動者以爲之主則滿虛
空只是一團游氣頃刻而散豈不人消物盡今學者
動爲暴氣所中苦無法以治之幾欲仇視其心一切

歸之斷滅殊不知暴氣亦浩然之氣所化只爭有主無主間今若提起主人翁一一還他調理調理處便是義凡過處是助不及處是忘忘助兩指一操一縱適當其宜義於我出萬理無不歸根生氣滿腔流露何不浩然夫浩然仍只是澄然湛然此中元不動些子是以謂之氣卽性卽此是盡性工夫更無餘事。程子曰人無所謂惡者只有過不及此知道之言也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此是天命之性故謂天下之大本纔有過不及則偏至之氣獨陽不

生獨陰不成性種遂已斷滅如喜之過便是淫又進之以樂而益淫淫之流爲貪財爲好色貪財好色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怒之過便是傷又進之以哀而益傷傷之流爲賊人爲害物賊人害物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兼以惡言始乎善常卒乎惡也易其惡而至於善歸之中焉則已矣如財色兩關是學人最峻絕處於此跌足更無進步可言然使一向在財色上止截反有不勝其扞格者以

其未嘗非性也卽使斷然止截得住纔絕得淫心已
中乖戾心便是傷學者誠欲拔去病根只教此心有
主使一元生意周流而不息則偏至之氣自然消融
隨其所感而順應之凡爲人心之所有總是天理流
行如此則一病除百病除除却貪財心便除却好色
心除却貪財好色心便除却賊人害物心除其心而
事自隨之卽是不頓除已有日消日滅之勢此是學
者入細工夫非平日戒慎恐懼之極時時見吾未發
之中者不足以語此然則爲善去惡之說非乎孟子

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子思子從喜怒哀樂之中和指點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卽在其中分明天地一元流行氣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全不涉人分上此言性第一義也至孟子因當時言性紛紛不得不以善字標宗旨單向心地覺處指點出粹然至善之理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全是人道邊事最有功於學者雖四者之心未始非喜怒哀樂所化然已落面目一班直指之爲仁義禮智名色去人

生而靜之體遠矣學者從孟子之教盡其心以知性而知天庶於未發時氣象少有承當今乃謂喜怒哀樂爲麤幾而必求之義禮之性豈知性者乎。○孟子言養心又言養性又言養氣至程子又言養知又每謂學者曰且更涵養養之時義大矣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涵養之功只在日用動靜語默衣食之間就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衣一飲理會則謂之養心就時動時靜時語時默時衣時飲理會則曰養氣就卽動卽靜卽語卽默卽衣卽